

陣門天破大英雄

王 潤 生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9.97

封面设计：于夫

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王润生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肇东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5 4/16·字数100,000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500

统一书号：10093·349

定价：0.36元

目 录

- 第一回** 韩延寿兴师摆奇阵
杨六郎遣将搬天兵…………… (1)
- 第二回** 孟伯昌走马穆柯寨
穆桂英出战巧用兵…………… (13)
- 第三回** 三英杰强攻穆柯寨
女寨主智擒少将军…………… (27)
- 第四回** 逆风向纵火烧山寨
顺情理寨上结姻缘…………… (40)
- 第五回** 儿媳妇误耍老公公
韩延寿重摆天门阵…………… (54)
- 第六回** 杨六郎怒斩独生子
穆桂英大闹白虎堂…………… (68)
- 第七回** 穆桂英神箭惊敌胆
焦克明只身入龙潭…………… (84)
- 第八回** 穆桂英挂帅责先锋
黄琼女出猎逢知己…………… (98)
- 第九回** 颜洞宾用计调兵马
穆桂英遣将送军情…………… (112)
- 第十回** 土金宿炮轰敌帅营
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126)

附：程咬金闹狱（山东快书）·····	（ 139 ）
岳飞枪挑小梁王（鼓词）·····	（ 156 ）
后记·····	（ 163 ）

第 一 回

韩延寿兴师摆奇阵 杨六郎遣将搬天兵

(诵) 雄才大略满心胸，
跃马横刀立丰功；
巾幗英雄传佳话，
谁人不赞穆桂英？

四句引诗道罢，诸位听我演唱一段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动人故事——

(唱) 宋真宗登基坐江山，
杨延景挂帅守三关。
北辽军屡犯边境屡败北，
妄想要东山再起吞中原。
这一年，派出令公韩延寿，
率兵马，杀气腾腾逼边关，
肖天左，三军元帅猛如虎，
颜洞宾，帐中军师计多端，
飞虎峪里摆奇阵，
派将挑战吐狂言：

(白) “杨延景——

水！”

只见这位大汉——

（唱）身躯健壮九尺高，
虎头虎脑狮子腰，
一双浓眉配环眼，
一缕钢须颔下飘，
一顶金盔头上戴，
一身铁甲衬紫袍，
一面宝镜护心口，
一柄大斧手中操。
话语出口嗡嗡响，
好似铜钟耳旁敲。
他的话声未落地，
又闪出一员将英豪，
身高足有九尺二，
三缕胡须颔下飘，
二目圆瞪透杀气，
一双剑眉斜立着，
身穿锁子连环甲，
内衬一领皂罗袍，
虎头战靴蹬足下，
竹节钢鞭带在腰，
浑身上下无二色，
好似黑炭刚出窑。

诸位，这两员大将不是别人，红脸大汉乃是孟良——孟

伯昌，黑脸大汉乃是焦赞——焦克明。孟良、焦赞是三关二十四员上将的一、二把交椅，是元帅的左膀右臂。他们二人，深通武艺，弓马娴熟，披肝沥胆，辅佐六郎，同心协力，镇守三关。孟良向元帅请战话音未落，焦赞便闪出身形，说道：“元帅，焦不离孟，我二人一同前往，共破敌阵！”紧接着，众将士争先恐后，纷纷请战。

这个时候，杨延景胸中怒火呼呼直冒，上牙下齿咬得咯咯直响。他知道，众将士如今恰似一堆干柴，自己若是崩出一点儿火星，眨眼之间，烈火就会冲天而起，展开一场生死大战！他强压满腔怒火，心中暗自思忖：“我乃三关主帅，万万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孙子兵法上说过，国君不可因愤怒而兴师，将帅不可因气忿而出战。因为，愤怒可以恢复到喜悦，气忿可以恢复到高兴；然而，国亡了就不能生存，人死了就不能复生！再者说，北辽这次是：先摆阵，后挑战。这与往次进犯大不相同。他们摆的什么阵势，如今尚且不知，怎能鲁莽出战？”杨元帅想到此处，当机立断，命传令官向北辽来将回话：“尔等休要猖狂，快快回去通报你家元帅得知，我三关元帅即刻就去观阵！”

接着，杨元帅一一做了布署，防备敌兵突然袭击。随后，便带领二十四员上将，乘马来到飞虎峪，探看敌阵。但只见：

（唱）一座座将台——
星罗棋布巍然立，
一条条甬道——
四通八达分乾坤，
一队队将士——

满山遍谷浪迭浪，

一杆杆旌旗——

遮天蔽日天地昏。

那真是阵中有阵刀光闪，

那真是阵外有阵枪如林，

那真是阵阵连环扣得紧，

那真是阵阵设有生死门。

走生门四面夹攻难防卫，

走死门误入机关难生存。

这阵势千门万户好古怪，

这阵势纵横交错阴森森，

这阵势变化多端无穷尽，

这阵势奥妙难测惊鬼神！

杨元帅坐在马上看罢多时，双眉紧锁，沉默不语，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心中暗自盘算：“哎呀，这阵势好生古怪！六韬里未曾道及，三略内没有提到，兵法上也没见过……”他思索片刻，一语未发，掉转马头，一挥鞭梢，嗒嗒嗒嗒……，率领众将官回到三关。

杨元帅翻身下马，噤噤噤噤……，进了白虎堂。过了半天，一点儿动静没有。

白虎堂外，二十四员上将急得团团直转，孟良、焦赞更是心急火燎。两个人，刚才请战，未能如愿，就憋了一肚子火；如今观阵回来好半天，又不见元帅传唤，真是火上加火。他俩喘着粗气，你瞅我，我瞅你，大眼儿瞪小眼儿，急得干瞪眼儿！

忽然，闻听军校传唤孟良、焦赞二将，两个人是三步并

做两步走、两步并做一步跨，进了白虎堂。参谒元帅之后，一旁肃然侍立。

杨延景背靠虎皮帅椅，脸上布满愁云，问道：“二位贤弟，你们可认得北辽的阵势？”

焦赞没有开口，只是摇了摇头。孟良一挥大手，答道：“是个无名阵。”

杨延景苦笑了一下，向前欠了欠身，摆手说道：“嗨，此阵并非无名！曾记得，老元戎在世之时，常常说起北辽藏有天门阵阵图，按图摆阵，有一百单八阵，最难攻破！说不定此阵就是天门阵，若真如此，那攻打可就难啦！”

孟良听到此处，很是不服，一瞪环眼，说道：“元帅，休夸辽邦，管它什么天门阵、还是地门阵，待我前去捣它个稀里哗啦！”

“伯昌贤弟，休要鲁莽！兵书上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今，北辽摆的何阵尚且不明，怎个打法？倘若中了埋伏，如何是好？”杨延景这一问，孟良呆若木鸡，无言答对。

这时，焦赞捋捋胡须，眼珠一转，瞟着杨延景，问道：“元帅，依你之见呢？”

杨延景答道：“依我之见，火速遣将赶往京城，回到天波府，搬请老太君。她老人家熟读阵图，通晓兵机，若来三关，何愁无有破阵之法？不知二位贤弟意下如何？”

孟良、焦赞听罢，异口同声连连夸赞：“好，好！”

杨延景脸上露出笑纹，转身对孟良说道：“既然如此，伯昌贤弟，差你去京城，你可愿往？”

“末将愿往。我日夜兼程，一定速去速归，元帅只管放心！”

杨延景复又转向焦赞，说道：“克明贤弟，你去五台山，请我五哥延德下山、共破敌阵，如何？”

焦赞一听，心中不悦，说道：“唉，三关有二十四员上将，为何还去搬请一个和尚？”

“克明贤弟，你哪里知道，北辽元帅肖天左，武艺超群，骁勇善战，可他就怕我五哥！除了五哥，别人难以胜他啊！”

“元帅，人家已经削发为僧，超脱世俗，岂肯下山？”

孟良听得早就不耐烦了，指着焦赞气呼呼地说道：“嗨，元帅差你前去，自有安排，你为何这般罗嗦？”

杨延景挥手阻止住孟良，慢声细语地对焦赞说道：“唉——，只因为难请，才差你前去，凭你三寸不烂之舌，定能马到成功！”

焦赞闻听元帅夸奖，不由心中大喜，瞪了孟良一眼，洋洋得意，立时应允。杨延景修书两封，交与二人，再三嘱咐：“如今兵荒马乱，二位贤弟一路之上须多多提防，不得鲁莽行事，务必速去速归！”

孟良、焦赞兴冲冲走出白虎堂，连忙整顿行装，揣好书信，乘马而去。

先不表孟良回京搬兵，单说焦赞跨上乌骓马，日夜兼程，来到五台山，小沙弥将焦赞让进客堂，便去回禀五和尚杨延德。不多时，房门大开，五和尚步履矫健，走进客堂。焦赞抬头一看，呵，好一个威武的和尚！只见他——

（唱）身高体大好魁伟，
紫红脸膛透着黑，
一双虎目方阔口，

两道浓黑扫帚眉，
悬胆鼻子生双穴，
元宝耳朵大耳垂，
头如麦斗光亮亮，
一件袈裟身上披，
好似一尊铁罗汉，
气宇轩昂抖雄威！
焦赞看罢暗夸赞，
躬身施礼把话回，
忙将来意说一遍，
搬请大师去边陲。
五郎说：“我已出家不由己，
清规戒律一大堆；
再者说，如今武艺已荒废，
到三关能有啥作为？
将军莫把军情误，
快请朝廷去解围，
朝廷身旁多谋士，
破阵只当吹口灰！”

五和尚说完坐在禅床上，低眉合目，做出一副僧家体态。焦赞听罢，觉得五和尚这是话里有话、借故推辞。他眼珠一转，试探地问道：“大师，你若不去三关，会不会有人说你不念手足之情？”

五和尚依然低眉合目，他拖腔拿调答道：“焦将军，洒家虽已出家，可并非无情之人。谁人不知我杨家被奸贼潘仁美害得好苦？只因朝廷昏庸，洒家不愿再忍气吞声，才削发

为僧，常言道：‘出家容易还俗难。’休要责怪洒家！”

“大师，潘仁美势力已土崩瓦解。朝廷昏庸，人所共知，提及往事，谁人不恼？可如今三关告急，大师不去解救，倘若辽兵踏破三关，不但杨家声威付之流水，而且中原大乱，百姓遭殃，你岂能熟视无睹？”

焦赞说完这番话语，用眼睛瞟着五和尚。他见五和尚双眉拧成一个疙瘩，二目睁大射出两道火光，额上的青筋蹦蹦直跳，觉得时机已到，便从怀里取出书信，双手一捧，递了上去。

五和尚拆开书信，举目观看，越看火气越大，看完气得哇呀哇呀直叫：“真乃欺人太甚！待洒家下山，叫那肖天左尝尝厉害！”

焦赞听罢，喜上心头，凑上前去，连忙说道：“大师言之有理。在三关，我就说大师是通情达理之人，早就知道你一定能去！”

杨五郎闻听焦赞之言，自知失口，不由眉头紧锁，暗自思忖——

（唱）杨五郎皱眉暗思忖，

件件往事涌上心：

“那一年北辽兴兵来进犯，

我杨家顶盔挂甲踏征尘，

浴血奋战忘生死，

为保社稷为黎民。

可是那昏王重用潘仁美，

潘贼他真比毒蛇毒十分，

一回回暗中施诡计，

一心要杀害杨家不留根！
害得我杨家死的死、散的散、有冤无处诉，
无奈何，我才出家入僧门！
现如今潘贼势力虽已垮，
难道说朝中竟会无奸臣？
赴疆场刀山剑树我不怕，
怕只怕背后冷箭暗伤身，
倘若我要下山去，
是福是祸难辨分？
嗨，出家人休管朝中事，
昏王令人伤透心！
可是我方才话语已出口，
泼出去的水怎能收回盆？
不，我要把此事推出去，
（白）难啊难——
真真难坏了我这出家人！”
杨五郎穷思苦想寻良策，
猛然间眉头舒展脸上露笑纹，
心暗想：“我要如此这般对他讲，
快快打发走这位焦将军！”

五和尚苦思许久，想出一个借口。他站起身来，大叫一声：“哎呀，不好，去不成啦！”

焦赞闻听立时一怔，急忙说道：“大师刚刚说过下山叫那肖天左尝尝厉害，为何又说去不成了？”

五和尚伸开两只大手，说道：“焦将军，洒家如今手无兵刃，如何上阵？”

焦赞一听是为兵刃之事，心神便安定下来，笑着说道：“哦，我当何事，原来如此。大师只管放心，三关的军械库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棍、槊、棒、鞭、铜、锤、抓、拐子、流星，带尖儿的、带刃儿的、带钩儿的、带刺儿的、带环儿的、带把儿的，十八般兵器，大小长短，应有尽有。”

“唉，洒家的斧头尚在，怎奈是斧把儿已坏！”

“哦，斧把儿呀，到三关打造就是了。”

五和尚摇了摇头，说道：“洒家所用的兵器，名叫开山斧。斧把儿非同一般，不是金、银、铜、铁所打，也不是沉香木、广香木所造，乃是降龙木所制。这降龙木出在山东穆柯寨，是穆柯寨的镇山之宝，所以深感为难！”

杨五郎的开山斧缺少斧把儿是真的，可他说必须用降龙木做斧把儿却是借口。当年，他的斧把儿是降龙木的；出家后，他一心要超脱世俗，便毁了斧把儿，只留下斧头。其实，这斧把儿不是非降龙木不可，用别的制做也行。他这是找借口，不想去三关。

焦赞哪里知道其中的奥秘，他听罢杨五郎之言，一拍胸脯，言说降龙木包在他的身上，说完便要立即动身，赶往穆柯寨，去伐降龙木。

五和尚连忙阻拦：“焦将军，使不得！听山东进香来客之言，近年来，穆柯寨出了一位女中豪杰，名叫穆桂英。她随父插旗造反，占山为王。降龙木乃是她的镇山之宝，怎能容你随意砍伐？”

焦赞听罢，哈哈大笑，对五和尚说道——

（唱）大师休要夸奖她，

她不过是个黄毛丫，
丫头能有啥本领？
领兵征战还得男儿家。
家传钢鞭授给了我，
我要前去会会她，
她就是一只斑斓虎，
虎口我也要拔牙，
拔下她的镇山宝，
保准误不了你上阵把敌杀！”

焦赞话语出口，盛气凌人，神情举动，异常傲慢。五和尚见此情景，再三警告焦赞，万万不可自大，复又说道：

“焦将军，你速回三关，对我六弟言讲，若得降龙木，我便去三关；若无降龙木，我去三关又有何用？！依我之见，还是算了吧！”

焦赞无可奈何，只好答应回三关回禀元帅。他辞别五郎，踏上了归途。

这一日，焦赞骑马走到三岔路口，徘徊许久，心神不定。往前走是去三关之路；往左走，是去穆柯寨之道。他有心回三关，又惦记穆柯寨的降龙木；他有心去穆柯寨，又担心三关元帅着急。焦赞左思右想，犹豫不决。猛然间，他抬头一望，只见前边不远处，有一小村庄，村头挑着酒幌。他心想：“我不免前去打尖，喝上二两，再做计较。”想到这儿，他策马奔去。诸位，焦赞这一去，可就引起了祸端！

焦赞来至村头，翻身下马，刚刚把马拴好，猛听身后大喝一声：“胆大毛贼，哪里逃？”随着话音一双铁臂将焦赞两只胳膊连腰紧紧抱住。焦赞自知不好，用尽力气晃了三

晃，挣了三挣，可愣没脱开身。这时，那人咬牙切齿地说道：“你若再动，我便结果你的性命！”

欲知后事，且听下回。

第二回

孟伯昌走马穆柯寨 穆桂英出战巧用兵

话说焦赞来到小酒店门前，刚刚拴好马，却被一人拦腰抱住，他晃了三晃，挣了三挣，无济于事，不由心中慌乱，暗暗叫道：“大事不好！”只见他猛地往下一蹲，双臂用尽平生力气一挣，哎，就在这功夫，抱他的那两只胳膊突然松开，顺势搭上焦赞的双肩，往后轻轻一带，只听扑通一声，焦赞一个腚墩儿跌在地上。这时，背后传出一阵哈哈大笑声，焦赞使了个鹁子翻身，一下子蹿了起来，抬头一看，对面站着一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孟良。诸位，孟良不是回到京城搬兵去了吗？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原来，孟良乘上红鬃马，离开三关，日夜兼程，来到天波府，拜见佘太君，禀报详情之后，老太君二话没说，一口应承。因为南清宫召见赐宴，另外，还需稍事准备，故而要晚走两天。孟良惟恐元帅心中焦急，便乘马先赶回三关，走至此处，腹中饥饿，便拴好马，要下酒菜，在葡萄架下吃了起来。他正饮酒之时，忽听一阵马蹄声响，细一观瞧，乃是焦赞，他便蹑手蹑脚从背后拦腰抱住焦赞，戏耍一番。

焦赞一看是孟良，骂骂咧咧，举拳便打。孟良趁势抓住手臂，连声道歉，拉扯着来到葡萄架下。孟良又要了些酒菜、要了一篮饼，将石凳上的铠甲、箭壶、火葫芦、宣花斧归拢一番，二人坐下，举杯对饮，聊叙别后情景。

孟良一五一十将搬兵情况细说一遍，便问起焦赞搬请五和尚之事。焦赞听罢，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想要戏耍孟良。他叹出一口气，说道：“五和尚虽说答应前往三关，但却有一条件……”

孟良急不可待，瞪圆二目，忙问：“有何条件？”

焦赞故意先不回答，独自举杯，一饮而尽，咂了咂嘴，又张大口吃起牛肉来了。他两只眼睛瞅着孟良，紧嚼慢咽，有滋有味儿。孟良见焦赞那个样子，又气又急：“快快说来，有何条件？”

焦赞仍不回答，拿起酒壶，欲想斟酒，孟良一把按住焦赞的手腕，怒目而视。这时，焦赞才长叹一口气说道：“嗨，即便说了，也是阴天晒被——白搭！”

“你还没说，怎么知道白搭？”

“那好那好，既然如此，实话对你言讲。五和尚所使的兵器——开山斧没有斧把儿，他说若有斧把儿，他便下山，若无斧把儿，他便不能下山！”焦赞故意不说那斧把儿是降龙木的，让孟良去猜。孟良费尽心机，东南西北胡乱猜了一阵，也没猜着。他横眉立目，逼问焦赞。焦赞见此情景，异常惬意，纵声大笑，炫耀地说道：“我量你也猜不到！五和尚开山斧的斧把儿乃是降龙木所制。”

孟良闻听“降龙木”三个字，脸色深沉，反问焦赞：“你可知这降龙木出自何处？”

焦赞连连摇头，假说不知。孟良信以为真，便叙说当年